

天神为穹庐镶上钻，是我引领你回家的灯。如果流血能换回你的微笑，我愿意让雪山变成红色的世界。

情幻派第一女作家青枚惊艳绝伦之作 来自西藏秘境的女生版《幻城》

流云尼玛

LIUYUN NIMA 青枚◎著



青枚◎著



流云尼玛

LIUYUN NIMA



远方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云尼玛 / 青枚著. —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80723-125-4

I. 流... II. 青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8811 号

流云尼玛

作 者 青 枚

责任编辑 陈莎莎

特约监制 李耀辉

特约编辑 苏 格

封面设计 小 贾

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码 01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80 毫米 1/32

字 数 213 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723-125-4/I·34

定 价 18.80 元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







114

18

96

57

1

152

77

36

130

167

241

后记：故事的来龙去脉

外传

第九章·流云尼玛

第八章·西亚尔

第七章·贡觉玛

第六章·当惹雍湖

第五章·冬日先知

第四章·多巴山谷

第三章·拉萨的梦

第二章·红色魔石

第一章·高原血玉

CONTENTS

目录

对着灯光，早喻发现石头中的流光好像在飞舞，
丝丝缕缕，缠缠绵绵，幻化着一个又一个光环，
重重叠叠，令人迷醉。渐渐的，一丝细细的，似有若
无的声音钻进脑海中。早喻抬起头，不由一惊……



PART 1 第一章·高原血玉

连早喻开了一间小小的珠玉行，铺面不大，只有九个平米。卖的却尽是些市面上寻常难得一见的小玩艺：栩栩如生的绿玉蝴蝶，像极了泼墨山水的黑玛瑙坠子，还有用翡翠雕出来的十二生肖之类的东西。

连早喻是孤儿，她的父母在那场大地震中丧生。那年她才两岁，后来在孤儿院中长大，十年前的一段奇遇，使她结识了一位大隐于市的高人，从此入了这一行。后来，那位高人，也就是她的师父，去世前留了一批珍玩给她，让她以此为生。

珠玉这一行不同于金铺，若非真正极品之作，是不会有什麼大买家的，而且懂得鉴赏辨别的人也实在不多，连早喻的这间珠玉行其实也就是小本经营，但求收支平衡而已。

好在连早喻这女孩子也没什么大志气，乐得安逸，每日里朝九晚五，权当一项消遣。

这日一早，早喻打开门做生意，照例仔细将每一件物品拂拭干净，摆上架子。一回头，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站在窗外向里张望，白白净净的脸庞，一双细长微向上挑的风眼，眼底深处有一丝迷茫的神色。不经意间与她对视，早喻却发觉那一瞬间她的脸上显出顽皮的表情，不由心生喜爱，于是迎出去：“随便看看吧，有很多小饰物，最适合年轻女孩带了。”

那女孩不出声，大大方方走进来，目光随意地浏览货架。早喻拿出一套小海螺茶具，沏上一杯热茶，放在她面前：“我叫连早喻，小姐怎么

称呼？”

女孩抬起头冲她笑了一下：“我叫叶无夏。”

“叶小姐，有合意的吗？”

叶无夏摇摇头，又笑了一下，笑意有些腼腆。

早喻微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随便看看好了。”

无夏手中把玩着小海螺茶杯，似乎有什么心事。早喻由得她，自顾自忙去。师父在世时曾教她，珠玉是讲缘分的。有些人有珠玉缘，便极爱这些小东西；有些人没有，对于珠玉的好坏只以钱来衡量，这种人通常是看不上她店里那些东西的。所以，早喻一向都是主随客便，从不推销什么，只由得客人在店里舒适即可。也正是因此，这间小小的珠玉行因为体贴舒适，倒也培养出不少熟客。

“连小姐！”叶无夏唤她。

早喻回过头：“叫我早喻好了。”

“早喻，你对红色的石头有研究吗？”

“红色的石头？”

“对，就是可以串成手链的红色石头。”

早喻笑了：“有许多红色石头都可以串成手链，常见的有红色水晶、红玛瑙，贵重些的有缅甸红玉。还有红翡翠，其实，翡翠二字中的“翡”字，就是红色的意思，翡翠，就是红和绿。”她闲闲饮了口茶，见叶无夏目不转睛，听得极为专注，便又继续道：“其实我还见过一串由红色琉璃穿成的链子，但最珍贵的却是粉红珍珠了，不过这些都已不是石头了。至于如今最受年轻女孩欢迎的，是一种经过打磨的红珊瑚，颜色是纯正朱红，戴在手上有种很特别的风味。前两天我店里刚卖完，你如果要买来送人，可以过些天再来。”

无夏对她的推销不甚留意，低头想了一下说：“我这里有一串红色石头的手链，却没人说出到底是什么质地的。”

“哦？”早喻来了兴趣。



无夏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像是黑木雕成的盒子，十分小心地放在桌上，推到早喻面前。

早喻见她如此郑重其事，也不敢怠慢，捧起木盒，仔细观察。那木盒出乎意料地沉重，触手冰凉，幽幽泛着乌光。盒盖及四面上，雕刻着一些图案，年代久远，看不大清，但隐约轮廓似乎是麒麟一类的走兽。早喻轻轻喘了口气，望向无夏，眼中闪着光：“这是黑玛瑙，是青藏高原特产的一种黑玛瑙。这种黑玛瑙质地坚脆，除非打磨，否则极难成型，任何锐器的雕琢都会造成裂纹。可是这盒子竟是由一整块黑玛瑙雕成的，上面还纹刻了图案，连一丝的裂纹也没有，真是不可思议。”她举着盒子，对着灯光细细察看，口中忍不住啧啧称奇。

无夏却没有兴趣听她解说盒子，只说：“你打开看看吧。”

早喻轻轻掀开盒盖，但觉眼前一眩，似有异光流过，不由一怔，伸出两指，小心将盒中之物拿出来。

那是一串红色石头串成的手链。石头与她从前见过的都不同。看上去似乎晶莹润圆，有些像产在泰缅边境的红玉，然而它的红别有一种魔力。那红像是从石头的中心部分向外辐射出来的，一丝丝，一缕缕，缠缠绵绵，具有生命力般游动着。早喻不由得感到一阵心悸，有些头晕目眩，忙将目光从手链上移开，并且闭目宁神。然而那些红丝仍在眼前晃动，将她闭着的眼睑映成一片殷红。

就在这时，早喻似乎听见有人在她耳边说着什么，说的是什么，她听不清，只知那绝不是无夏的声音。那是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，可语气中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她并不陌生。

渐渐地，殷红褪成了一种淡粉红，温馨而宁静，一丝清爽的感觉升上来，眼睛有种前所未有的舒适。早喻缓缓睁开眼，看见无夏正紧紧盯着自己，一脸询问的神色。

“怎么样？”无夏焦急地问。

“这石头，它是活的。”早喻不可思议地望着手中的手链，喃喃说道。



这会儿，石头中的异彩好像消失了，早喻却知道那只是暂时的蛰伏而已。

她抬起头，意外地发现无夏的两眼放出惊喜的光芒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也有这种感觉？除了我，你是惟一有这种感觉的人。早喻，我终于找到与我有同样感觉的人了。”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无夏伸手接过那串手链，细抚着，说道：“我找遍了城中所有知名的珠玉行，不但没人说得出来它的来历，而且没人感觉得到它是活的。早喻，你是第一个。”

“是吗？”早喻突然想起刚才耳边的声音，问道：“刚才有人来过吗？”

无夏一愣：“没有呀。”

“哦。”不知为什么，一丝惆怅爬上早喻的心。

“早喻，你知道这石头的来历吗？”

早喻接过手链又细细地看：“这石头的色泽像泰国红玉，触手质感又像玛瑙，但无论红玉或是玛瑙都没有这种灵异的光彩。不，我从来没见过。”她摇摇头，仔细思索。

无夏道：“这石头叫贡觉玛之歌。”

“贡觉玛之歌？”早喻脑中突然灵光一闪，惊呼道，“这就是贡觉玛之歌？难怪这么奇特了。”

无夏惊喜若狂：“你知道？你知道贡觉玛之歌？”

早喻用力点点头，道：“我师父生前曾经说过，在雪域高原出产有一种红色的玉石，叫贡觉玛之歌，俗称高原血玉，因其色彩殷红而得名。这种石头的记载极少，我师父也是从他师父那里听来的，他曾查过史料，只在吐蕃时代，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时的礼单中见过它的记录与介绍。”她停了停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这石头就是贡觉玛之歌？”

“人家送给我时说的，可我遍查大小珠玉行，也不知道来历，直到今天你告诉我。”

早喻拿过那串手链又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却不再有刚才那种如梦如幻的感觉。手链是由十八颗同样大小，同样光泽的珠玉串成的。将这些珠玉连在一起的是一条质地十分奇特的绳子，有很好的韧性，颜色发乌，隐隐透着金属的光泽，看得出年代十分久远了。她又瞥见一旁的黑玛瑙盒子，忽地笑了，道：“无夏，你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么多宝贝？这黑盒子虽然看起来不起眼，若拿到市场上去，可是价值连城；而这贡觉玛之歌，却是无价的了。”

无夏却似没听见，只轻声说：“我做梦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早喻没有明白她的意思。

“这串石头，”无夏指着手链说道，“它让我总是做一个奇怪的梦。”

早喻抬起头来注视着她们。

无夏继续说道：“我总是梦见一块大石头，十分巨大，至少可以并排躺十个人。石头表面平滑，上面突出了一块。感觉上，那石头是个祭台。天好蓝，蓝得就像宝石一样澄明，天上的浮云飘动，似乎离我很近，近得好像只要我伸出手就能触得到。我耳边响起歌声，不是一个人，是成千上万个人的歌声，声音辽远高旷悲壮，引来了一群雄鹰。这时我听见周围静了下来，只剩下一个人，念念有词，有点像和尚念经，但我知道那是咒语。我有些害怕，想离开，却无论如何走不了，我想阻止那咒语，却无能为力。后来……”

早喻被她的叙述吸引住，忙问：“后来怎样？”

“后来突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一声尖锐的长笑，笑中似有无限悲愤，我总是下意识地一挣扎，然后就醒了。”她看着早喻，神情有些迷茫，喃喃地说：“每次我醒来之后，都会感到强烈的心痛，好像心被撕裂了一般。”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，无夏似乎完全沉浸到梦境中去了。

早喻轻轻握住她的手，她手中全是汗，却不知如何安慰她。

过了一会儿，无夏抬起头，向她笑了一下，似乎在表示她已经好多了。早喻放开她的手，起身走到柜台后边，从柜子中找出一块黄玉坠子，

递给无夏：“这是天台山感业寺的无尘禅师送给我师父的，它有定心宁神的作用，你把它带起来，看能不能有些效果。”

无夏一怔：“效果？什么效果？”

“不再做这些不愉快的梦呀。”

无夏坚定地摇了摇头：“谢谢了，其实只要我不带着这贡觉玛之歌睡觉，就不会做梦，可是……”她眼中闪过一丝凄惶的神色，“那会使我更不安，我想知道那梦境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如果不弄清楚，我没办法安心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早喻张张口，又停住了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因为她知道玉是一种神奇物质，有很大的能量，有些能扰乱心神，有些又能安神，可这些全取决于人们自身的心境。如果无夏的心不静，那么即便是有着黄玉坠子，也是无济于事的。因此她也只好不说什么了。

正沉默间，只听一声清脆的铃铛响，有人推门进来。

早喻抬头一看，是她的好友骆梅，便笑着招呼：“你怎么有空过来了？”

骆梅与早喻十多年的朋友，从不拘束，笑道：“有钱花不出去了，看你这儿有没有宝贝。”说着走到小桌边，眼睛瞥见无夏手中的手链，愣了一下，轻喊了一声：“贡觉玛之歌？”

早喻与无夏两人同时一震，惊诧莫名，无夏更是脸色泛白，紧紧攥住手链，起了防备之心。

早喻苦笑道：“我说怎么最近生意越来越难做，连你这学美术的都能一眼认出贡觉玛之歌来，我还有脸自称是专业人士吗？”

骆梅一见无夏脸色有异，已知她对这串手链十分看重，便笑道：“这就是机缘巧合，要换了别的任何一种玉石，我还真不认得，只是我曾经见过一位前辈的作品，恰恰名字就叫做《吉玛与贡觉玛之歌》。”

早喻更是惊讶：“有这样的画？你知不知道贡觉玛之歌是只在传说中存在的物品？”

“知道呀，那位前辈说过的，还说这贡觉玛之歌的后面有个传奇



故事。”

无夏突然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你能带我去见这位前辈吗？”

早喻这才想起来，忙替两人做了介绍。

骆梅摇摇头，“现在不行，那位前辈出远门了，大概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。”

无夏十分失望，又默默坐下来。

早喻对她说：“无夏，我的师父留下了许多资料，相信其中会有关于贡觉玛之歌的，我回去帮你查查好吗？”

无夏点点头，从包中掏出两张名片，分别递给早喻和骆梅：“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，如果你们知道任何关于贡觉玛之歌的事情，请尽快和我联系。”

说完，她想了一想，把早喻拉到一边，将手链放回盒中，递到早喻手上。

早喻惊诧莫名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无夏轻声道：“所有人里你是惟一能感应到贡觉玛之歌神奇魔力的人，请你今晚一定要带着它入睡，看看会不会做和我一样的梦。”

早喻点点头：“好的，我今晚就试，然后会尽快告诉你的。”

无夏仍有些不放心地看了看骆梅，早喻明白她的心思，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存手链的，至于骆梅，如果她知道些有用的资料，大家一起分享岂不是更好？”

无夏想想，也有道理，便不再说什么，离开了珠玉轩。

骆梅待无夏出去，就蹦到早喻身边，抢过盒子，嘴里说着：“快给我看看。”

早喻原本想制止，转念一想，又停下来，仔细观察骆梅的表情。

骆梅手里摆弄着手链，对着灯光照了又照，终于有些失望，说道：“什么玄机也没有，还给你吧。”

早喻接手链，心中有些迷茫，问道：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”



骆梅耸耸肩：“什么感觉都没有。应该有吗？这盒子也很奇怪呀，看着不起眼，还沉甸甸的，上面还有图案，咦，这是什么动物？”

早喻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所以要好好研究一下吧。”

骆梅沉吟，有些犹疑：“我好像见过这种头上有角的四足动物。”

“哪里？动物园？”早喻漫不经心，她对贡觉玛之歌更感兴趣。

“早喻！”骆梅狠狠地白了她一眼。

“好好，我错了，这样骆梅，既然你说你见过，你就帮我查查看这种动物出自何处，是什么来历。我呢，去找贡觉玛之歌的资料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如何？”

那天晚上，早喻回到家，连晚饭也顾不上吃，找出师父临死时留下的大箱子，从里边翻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。这是师父毕生心血凝结的成果，里边记载了从黄帝以来所有关于玉石的记载与传说。当年师父曾逼她将所有内容背下来，无奈早喻小孩心性，最不喜欢背诵，师父多次责骂都无济于事，也就只得作罢。

虽然有负于师父的期望，可聪慧的早喻却知道这本笔记是个取之不尽的宝藏，每当遇见什么疑难杂症，都会求教于它。这次也不例外，早喻很快就找出关于高原血玉的章节。她先急急地浏览了一遍，有些失望，这些记载完全是超现实的，她不敢肯定可以从中获得些什么。想了想，她决定还是让无夏来做决定。

翻出无夏的名片，才发现名片上无夏的头衔是海潮艺术团的首席舞蹈演员。海潮艺术团，早喻是听说过的，那是近年来急速窜红的现代艺术团体，不过早喻本身对现代艺术是有些吃不透的，想想有些好笑，像叶无夏那样有着古典气息的女孩子，很难让人联想到现代艺术。

电话只响了一声，无夏就接了。

早喻说：“是叶无夏吗？我是连早喻。”

无夏老实不客气，第一句话就问：“早喻？是不是有什么发现？”

早喻叹口气，说道：“发现倒是有，就是不知道又没有用。”